

方跃 著
文艺出版社

戴笠最后一张王牌

中国女贼王

一九三九年初春，
中国反间谍史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戴笠最后一张王牌

戴笠最后一张王牌

● 中国女贼王 ●

杨方跃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马铁水

封面设计：张仁华

书 名 戴笠最后一张王牌

定 价 6.80元

作 者 杨方跃

ISBN7—5411—1072—8/I·995

1993年10月

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数1—20,000册

印张 11.75

字数216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内 容 提 要

绝代佳人林玉姣出身于富商之家，少年留学日本，后因家遭不幸，父母双双遇害，自己也被诱奸入狱，受尽残酷魔难。谁知，绝处逢生，她竟有幸成为一个号称“民国第一女贼”的关门弟子，得以身怀绝技，出类拔萃，并被营救出狱，开始了她浪迹江湖的窃贼生涯。

一场意外的变故又使她重蹈父亲的覆辙，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中。她接受军统头目戴笠的绝密指令，凭借绝代姿色和超人智勇，深入龙潭虎穴，施展窃贼绝技屡屡挫败对手，最终使一场惊世骇俗的阴谋彻底破产曝光，报了深仇大恨，为国家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全书情节曲折，悬念迭宕丛生，扣人心弦，笔法新颖独特，一册在手，开卷难释。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中华民族保家卫土的抗日战争已进入到最酷烈的白炽化时期。

随着“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溃退，丧师失地，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日寇的铁蹄已开始踏向中国西南。“国民政府”迁徙的最后一站——陪都重庆，也在日军的战机下升腾起战火硝烟。

日军战机开始不断地大规模袭击山城。其出没诡诈非常，弹着点准确无误，曾一度创造了世界空军史上的奇迹，中国军方深为震惊，朝野上下一片恐慌。日军更是以此为荣，大肆吹嘘，以致神话迭出。信誓旦旦欲“将山城军事目标悉数摧毁，让最后一城（重庆）夷为平野……”（引自日军《东亚战报》第0081号）。

与此同时，当第一枚日机炸弹准确命中军事目标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援华专家小组”已将一道发自山城的神秘电波截获，并报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之后，军统局借助美国人的“探测器”又频频捕捉到那神秘莫测的电波。然而，却始终无法破译，眼睁睁盯住一个钻入中枢神经的

敌方间谍网在鼻子底下猖獗活动，引导日机前来狂轰滥炸，却捉不住黑手……

初秋的一个下午，军统头子戴笠再次被招进缙云山蒋介石的官邸，一道“限期破获”的严令差不多使这位早已焦头烂额的特务头子想到了自尽。庆幸的是，五天后一场意外的变故终于打消了戴老板轻生的念头：一位肩负特别使命的日军高级间谍在山城不慎“翻船”，虽然他在被捕的次日便服毒为天皇效忠，但美国人事前的一剂“诚实药针”却让一团乱麻牵扯出了微妙的头绪。

于是，军统局将无望的目光转向了已沦为敌巢的南京。之后，蛰伏故都的军统特工奉命铤而走险深入虎穴，但传回的却是频频的噩耗……十一月底，随着那场震惊中外的“蒋、汪特务大火并”的可悲结局，潜伏南京的军统特工包括区长陈恭澍、书记齐庆斌等一百数十人全部反水，参加汪伪特工总部，戴笠的美妙幻想再度破灭！

与此同时，几乎完全绝望之际，军统局孤注一掷，又把宝押在了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女人身上：那位曾驰名中国的女贼王……

目 录

引 子.....	(1)
----------	-------

卷一 最后一张王牌

第一章 绞索下的交易.....	(3)
第二章 代号“夜来香”	(28)
第三章 蓦然回首，那人.....	(55)

卷二 美神的堕落

第四章 似梦非梦.....	(65)
第五章 花落囹圄.....	(85)
第六章 “飞天夜鹰”	(100)
第七章 高墙锁不住仇焰爱火.....	(119)
第八章 “咄咄怪事，窃贼寻找失主”	(140)
第九章 离恨绵绵别古都.....	(165)

卷三 谍影扑向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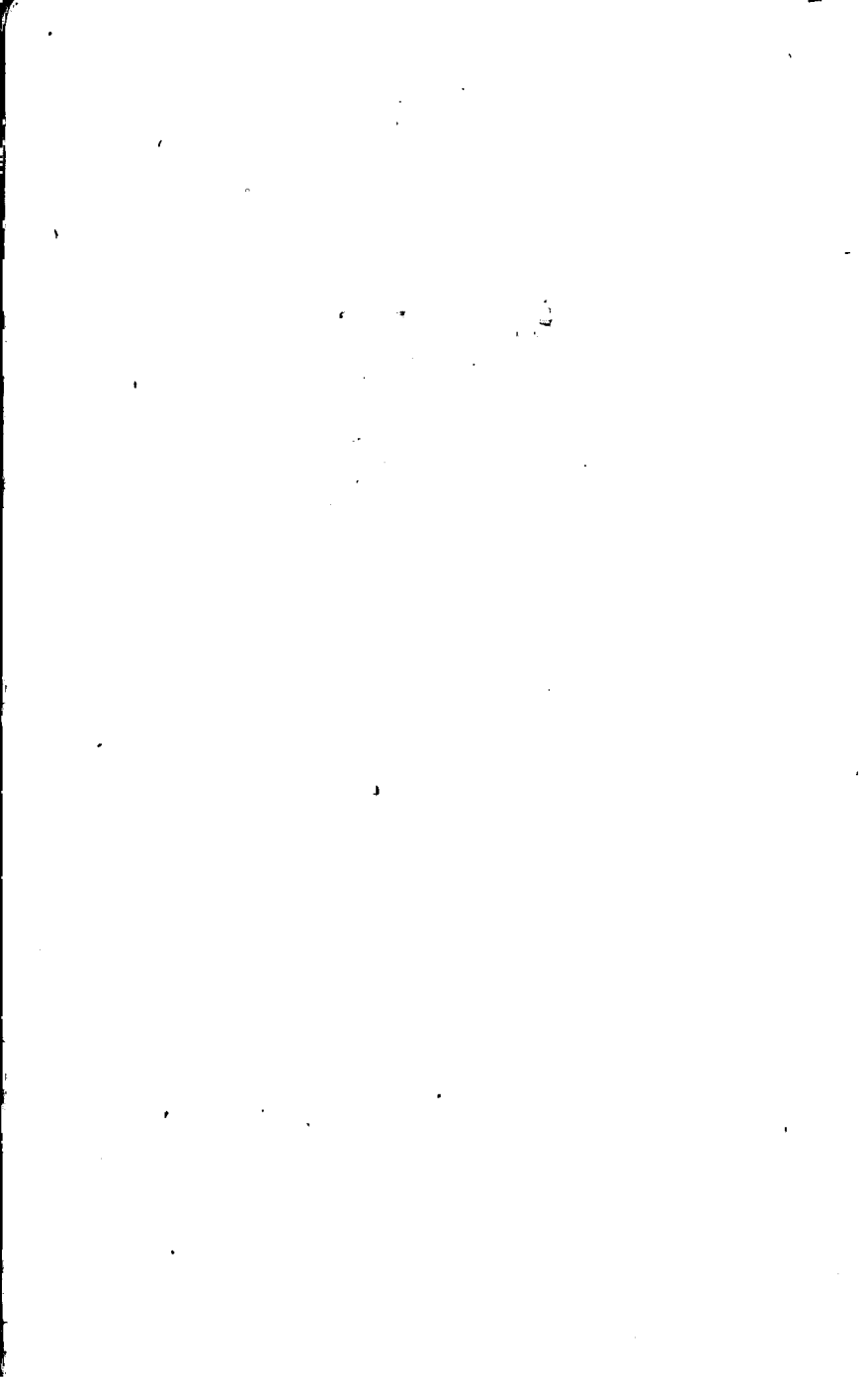
第十章 女贼王出山.....	(181)
第十一章 龙潭虎穴.....	(198)

第十二章	金丝雀一般的女人.....	(215)
第十三章	屠刀下的二十二张脸谱.....	(227)
第十四章	赌博性命.....	(259)
第十五章	泱泱死水 滔滔潜流.....	(273)
第十六章	汪氏官邸的不速之客.....	(289)
第十七章	“蝙蝠”出击.....	(302)
第十八章	鸽哨——死亡信号.....	(314)
第十九章	喋血金陵.....	(327)
不是尾声.....		(364)
补 记.....		(368)

卷 一

最后一张王牌

(1938年9月初——1938年9月底)



第一章 绞索下的交易

这是一座关押死囚犯的监狱。

两名狱警将她带出牢房后，径直来到了扇洁白的门前。

“进去。体检。”

监狱长瞪了林玉姣一眼，冷冰喝了一声。他的脾气本来就不好，今晚更是大触霉头。半夜里被身后这两个家伙风风火火从老婆的热被窝里拽出，本就窝了一肚子火，两位不速之客偏又趾高气扬地教训了他一顿。监狱长的身边同时站了两位杀手模样的家伙：一个脸膛粗糙黝黑，牛高马壮像一座“黑塔”，另一个精明瘦小，骨碌碌转动一双“金鱼眼”。两人的脸都始终紧绷着，毫无表情，也一言不发。

面前那扇画有红十字架的白门打开了。

两个妓女模样的女人被赶了出来。她俩衣衫不整，半截白森森的乳房在监狱长和两个杀手的眼皮下晃过，一扭

腰肢，走开了。

林玉姣心里格噔一跳。不是带出来秘密处决么？这些家伙在玩什么花招？

“杀人不过头点地，姑奶奶没病！”

林玉姣看着两个妓女走开，窝火地嚷叫了起来。

“我们也希望你没病。但我们在执行老板的命令”。

“听话点，宝贝。”

两个杀手似笑非笑地耸了耸肩，突地脸一沉，一人拧住她的一条手膀，往门内一推，随后又将门反手带上。

林玉姣被推了一个趔趄，进门时第一眼就看见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正等候着自己。

屋内，安放着一张手术台，整齐排列着一应手术器械。

林玉姣微微一怔，问道：

“你们在搞解剖试验？”

“不，为你检查身体。小姐，我们在奉命执行任务，但愿这鬼地方不会在你的玉体上留下创伤。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医生盯住她的脸。他的话尽管说得平静，但眼里却自然而然地升腾起躁动的欲火。

“姑奶奶瞧你这副熊样就浑身不对劲：呸！”

她瞪了死死盯住自己的医生一眼，转过身，一把拉开了门。

“听招呼点！”

门外，“黑塔”又将她堵了回来，“呼”的一声又重重将门带上。

“躺上去。把衣服脱下，都脱下。”

医生受了刚才那顿抢白，心里老大不快，瓮声瓮气说道。

她似乎突然觉得这事很有趣，挑逗地看了眼医生，肩一耸，要魔法似的让肩头的衣裙滑落，半截白森森的胸脯亮在了对方眼皮下。随后，衣裙继续向下褪去，滑落在脚下卷成一团，只剩胸前的胸罩和衬裤勉强掩饰着女人的最后秘密。

“还要脱么？”

她也斜了医生一眼，恶狠狠地问道。

“是，是的……”

医生只觉眼前白光一闪，说话的舌头有些不听使唤了。作为医生，尤其像他这样为军统效命的法医，对女人的胴体无论美的丑的死的活的早已见过无数，也早已心如死水。但是，今天却有些异常。望见那对酥胸展示在眼前时，目光就如铁片被磁石紧紧粘住似的。那是一具多么令人销魂的美丽身躯呀！造物主鬼斧神工将人体最好的质料、最恰当的搭配组合都慷慨地赐予了这个女人。四肢颀长匀称，肤若凝脂。她缓缓躺上手术台，藕臂轻舒，玉腿略展，似冰峰折倒，如玉山倾斜，一片胴体祥光，一股女人体上的淡

淡肉香散发开来……

医生拿着听诊器的手开始在她的胴体上触动，滑下，滑下……他的手颤抖了一下，身上猛地燥热起来，如骤然一股细细的电流通过全身。

她静静躺着，蛾眉轻轻一颤。她瞪了医生一眼。她发觉这个男人苍白的脸显得更加呆滞，并开始慢慢充血……

他颤抖的双手继续小心地向下滑动，移到了她的小腹，最后突然停住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在她腹沟下的大腿根部，医生的手剧烈地抖了一下，停住了。摸着一块疤痕问道，声音变调，有些气喘不匀。

“不关你们的事。”

她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愤然答道。

猛地，她感到小腹下一阵胀痛，她还没醒过神来，医生的身体向她压了过来。

“姑奶奶的——”

她一惊，翻身坐起。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医生的脸上。

医生被搥了个趔趄差点跌倒，愣愣站在了一旁……

她将衣裙胡乱往身上一套，转身，愤然夺门而出。

门外，“黑塔”和“金鱼眼”双双接住她，一惊，诧异地看了眼屋内。

“完事啦？”“金鱼眼”问。

医生半晌醒过神来，点了点头。

“金鱼眼”放心地回过头来，目光落在了监狱长脸上，道：

“好吧，人，就算交脱了。回去睡个安稳觉。”

监狱长点点头，神情严峻地望着两人，提醒道：

“二位，作为监狱长我似乎应该提醒一下，这个女人有两次差点从这里溜掉。当心点。”

“黑塔”冷冷瞥了监狱长一眼，鼻孔里哼了一声，道：

“先生，干我们这活讨厌多嘴的家伙。带走。”

说罢，两人左右挟持着女囚走向监狱大门。

监狱长讨了个没趣，脸都气歪了。

监狱门外，早已停候着一辆黑色轿车。黑塔两人将女囚带进汽车后座，然后分左右坐在了她的身边。

“吱——”

汽车轻轻一跳，迅疾驶入了浓浓的夜幕之中。

“金鱼眼”放下车窗帘，然后打开汽车顶灯。他看了眼身边的女囚，柔和的灯光照在她的脖颈上，洁白粉嫩如玉塑雪雕，引人遐想。

她也瞟了眼对方，似乎从那双正在燃烧的金鱼眼中窥出对方心中的躁动，神情不安的脸上竟也浮起一丝奇怪的笑意。她略略将身子向他靠了靠，故意撩了撩旗袍的裙裾，一双顾长而极富弹性的大腿晃晃悠悠亮在了“金鱼眼”的

眼皮下。从牢房中第一眼看见这两个陌生男人，就有一种大难临头的莫测罩住了她的身心。她很清楚自己的罪恶。可以说进牢门的第一天就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已走到了尽头，同时，她也并非像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一样怯弱怕死，也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生与死对于她来说，其滋味可谓不止尝过一次，算是早已置之度外了。但是，她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而且像秘密处决政治犯一样选择了这么一个夜晚。死亡信号骤然传到大脑之时，她仍免不了一丝慌张和悲哀。与此同时，她又有些大惑不解，来人对她似乎还算客气，虽然表情始终是漠然的。而且，还用这么漂亮的汽车将她送往刑场，这就更算抬举她了。冥冥中，她又觉得这两人并非在将自己解往刑场，似乎是来请她去赴一次盛宴。赴宴?!怪事，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哪还有这等美事。

她笑了一下，笑得有些莫名其妙。

“金鱼眼”正饶有兴趣地研究她的脖子、胸脯以及大腿，见女囚突然奇怪地一笑，似乎有点尴尬，也讪讪一笑。

女囚突然觉得心绪很乱，很想抽一支烟什么的，目光落在了“金鱼眼”身上。

汽车继续朝山下开去。绵长的山间公路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如同一条灰白的死蛇。一排排无声无息闪向车后的树木，像持枪而立的岗哨。

汽车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女囚身子往“金鱼眼”怀里

一倒，“金鱼眼”乐了个手忙脚乱，碰巧捡个便宜，顺便在她的酥胸上拧了一把……

女囚好似浑然未觉，忽坐直身子，慢吞吞说道：“我说伙计，你怎么带烟不带火呢？”

“金鱼眼”抬起头来，看了眼女囚，大吃一惊：她手中变魔法似的多了一盒香烟，嘴上早已叨了一支！

“金鱼眼”一摸衣兜，空了。再检查腰间的手枪，脸顿时吓得煞白：手枪套早被解开扣子，枪把拔出了半截。看得出，对方并非真想偷枪，不过开他个玩笑而已。

女囚见“金鱼眼”那紧张惊惶之相，耸了耸肩，哈哈大笑起来。

“别，别开这种玩笑，这玩艺儿兴走火。”“金鱼眼”定下神来，说道。

“这位，你怎么不说话？还是你帮个忙吧。”女囚没理会“金鱼眼”，将叼着香烟的嘴凑向了黑塔眼皮下。

“黑塔”一副五大皆空的神态，眉头微微一皱，将她推开，掏出打火机，“啪”地打燃火，送到了她嘴边。

女囚点燃香烟，鼻孔里“哼”了一声，然后慢悠悠喷出一口，香烟缭绕很快遮没了左右的面孔。

“二位，找点话说吧，真没劲。”女囚脸上又浮起满面嘲讽，心不在焉地说道：“干你们这行也算苦差，三更半夜杀人不耽误瞌睡？”

“林小姐，就快到了，你耐心点。”